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商业生态学

可持续发展的宣言

[美] 保罗·霍肯 著

夏善晨 余继英 方 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0
0.1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商业生态学

可持续发展的宣言

[美] 保罗·霍肯 著 夏善晨 余继英 方 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 / (美)霍肯(Hawken, P.)著;

夏善晨、余继英、方堃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8

(当代学术思潮)

书名原文: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ISBN 978-7-5327-4274-5

I. 商... II. ①霍...②夏...③余...④方... III. 商业经济

学—生态经济学—研究 IV. F7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2131 号

图字: 09—2000—28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727956

责任编辑 赵凤珍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商业生态学

——可持续发展的宣言

[美] 保罗·霍肯 著

夏善晨 余继英 方 堃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mm 1 / 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164 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274-5/X·018

定 价 23.00 元

前 言

写书的灵感和冲动通常萌发于奇特的时刻和场所。这本书的写作灵感即源于纽约沃尔道夫-爱丝托利亚饭店的大宴会厅。我所代表的公司获得了经济优先事项委员会所设的“环境管理奖”提名。虽然如今这类环境方面的奖项不胜枚举(如在同年,杜邦公司就被环境保护署授予“保护平流层臭氧奖”),而且经济优先事项委员会在社会和环境责任方面所持有的严肃态度也使我们的这份荣誉多少有了点分量。诚然,我们公司也确实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因此,对于该项提名我们并未感到诧异。但当乔治·普利文顿宣布我们赢得奖项时,我走上领奖台,看着眼前涌动的人群却无话可说。我没有致谢,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突然间意识到两点:一是,我的公司不配获得此项荣誉;二是,其他公司也都不配。

我们公司所做的一切仅涉及了问题的表面,我们是冒了风险做了几件事,在我们常提及之处花了不少钱。可是说到底,这些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比我们什么都没干也没好多少。复印机墨盒的再利用,可反复采伐的树林和林木采伐后的再植,黄豆墨水以及对非赢利机构的钱物赠与确实不错,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做的是宣传品邮寄业务,靠寄样本出售商品。世界上所有资源的再循环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20世纪后半期的商业活动是一种大量吞噬地球资源的能耗密集型的活动。

我并非有意诋毁各公司为减少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所做的各种努力。相反,我十二分地赞成和欣赏。但那一刻我很清楚:“此路不

通。”因为所有的公司在本质上都被剥夺了成为生态健全的可能，而颁给那些敢于触及环境保护问题的机构的奖励更加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商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并非故意，实乃设计使然。现在，企业的管理者们被告知，如果他们醒悟过来，承认现状，公开道歉，用纸张代替聚苯乙烯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踏上了通向一个健全环境的大道了。没有比此更荒谬的了。问题倒不在于这些措施的不彻底，而在于他们所助长的幻想：以为路程上的细微修正，就能引领我们到达一种美好的生活，既能拥有保存完好的自然，又能拥有舒适的购物中心。那些正在改变策略、减少污染，重新设计产品和制造方法的公司各有其不同的目的：有些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有些是为了避免承担已经察觉到的和日后可能产生的责任，而还有一些则正在努力改变企业性质，使之朝着“对社会负责”的商业模式发展。

我们面前的问题多而杂，但归结到最后还是：58 亿的人口正在按几何级数增长，为如此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过程其实是在剥夺地球创造生命的生物能力；是一个单一物种对天空、土地、水域和动物资源的毁灭性的消耗。正如莱斯特·布朗在他的年度调查报告《世界现状》中所称的那样：地球上的每一种生命系统都处在衰退之中。而且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正处于 10 亿年才有一次的碳氢化合物疯狂使用的顶峰时期。在未来的 50 年内，这一物质燃烧所产生的废气给地球造成的影响相当于给地球罩上了双层玻璃，而它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尚不得而知。正被开采和利用的大量资源的分配又如此地严重不均，使得全球有 20% 的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的 11 亿人口消耗了全世界 82.7% 的资源，留给另外的 45 亿人的只是 17.3% 的份额。由于这种掠夺主要是以无数商业活动的形式进行的，因此，理所当然地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扪心自问：在这工业化的尾声阶段，生态时代的初始时期，到底该如何正当地从事商业活动？各公司逐渐意识到：按传统标准，他们仍可能取得成功，但重要的生态和自然系统仍将一如既往遭到严重破坏。问题是我们能否创造既能赚钱又能扩

张，同时又不能直接或间接毁灭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公司呢？

如今，许多公司已不再接受“企业的业务就是做生意”的信条了。他们的新见地非常简单：公司作为这个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必须公正地解决困扰人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各种组织，如“社会职责机构”和“社会风险网络”，公司伦理顾问和诸如“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团体，《商业伦理》等杂志，非赢利组织包括“经济优先事项委员会”和“环境责任经济联盟”，投资基金会如卡尔福特和科维能特，还有数以千计的独立企业，他们正在制订新的公司生存的行为准则，目的是为了

使社会、伦理和环境的原则趋于统一。

尽管以上各项举措很不错，但我们依然面临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即使地球上的每家公司都采取最好的环保措施，就如本和杰里公司、帕特戈尼亚公司或者 3M 公司这些环保上的“领头羊”一样，这个世界的的环境肯定仍将不断恶化，走向崩溃。因此，如果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聪明的管理者们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世界的模式，那么目前所实践的环境保护主义，尽管是可称颂的，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设计问题，一个所有企业都浸透了的弊病，而不是一个管理问题。当我在领奖台上想到这些时，我感到虽然我们似乎因为作出了一项突破而获奖，而其实我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尽管那些主张企业应对社会负责的人正积极致力于改变陈旧落后的商业规则，但他们无意中却为公司的生产、宣传、扩张、投资及消耗资源等一系列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那就是：公司在干对环境有利的事。但驾驶飞机穿越上空、在机场租用汽车、在宾馆房内开空调、替满载货物的卡车加油、乘交通工具上下班等等，无论行为者是在为汽车修理厂，还是在为绿色和平组织亦或是为西门子公司效力，他们的这些行为都使得环境恶化。

为创造一个持久的社会，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商业和生产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一环节都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和可恢复性。企业需要将经济、生物和人类的各个系统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出一条商业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不论我们多么地努力，使一个一个公司都变得可持续发展，但除非我们重新设计商业运行的机制，否则我们不可能完全成功。正如在工业社会中，不论我们的意图如何，我们的每一行为都会必然导致环境恶化一样，我们必须创设这样一种体制，在该体制中，事物的相对两面同样正确，做好事轻而易举；工作和生活中自然的日常行为理所当然而不是有意识地利他，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铺路石。这便是我这本书所要构想的美好画面。

为解决问题，我们有必要设立更加明确的界定，本书的第1至3章和第6至8章即着眼于这一点。这些章节并非仅是对环境灾难的罗列，而是提出问题解决方法的必要前奏。尽管我认为实际问题比我们大家意识到的更为严峻，但其实在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解决问题的可以实现和极为重要的设计构思。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得首先设定一组目标。我设定的目标如下：

1. 下半个世纪，在北半球范围内，减少80%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绝对消费量。这并不如听上去那般困难。就材料而言，即相当于以差不多一半的资源消耗，使它所支持的东西的寿命延长一倍。我们已经包括能源使用在内的大多数领域内拥有了这种技术。

2. 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安全、稳定且有意义的工作岗位。向可持续性发展，而不创造新的就业增长将会加重经济困难并进一步恶化资源危机。让人们减少消费却不增加就业，这样创造出来的新世界的破坏性只会和它要取代的旧世界一样大。

3. 要自我推动，而不要靠规则或道德驱动。一些人真诚地认为：地球上生命丧失的速度之快，使得有必要强制行使高于民主国家立法认可的“权利”。即使我们同意为了某种更高的利益，应将某些人权自由搁置一边，这一观点仍有一个重大缺陷。的确，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极重要的，但这种作用必须与社会的自然冲动保持和谐一致。人们渴望繁荣富强，任何干扰这些愿望实现的自然保护体制，最终必将遭到他

们的拒绝。

4. 重视市场规则。任何使环境恶化逆转的“计划”，如果需要改变整个市场动态，那都是推行不下去的。我们必须与我们自己共事共处，这其中的含义包括，我们都有强烈的本能到市场选购，以最低的价格购买相对高质量的产品。我们不能一味要求人们为拯救这个星球而多掏腰包。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力不从心。

5. 较之目前生活方式报偿更多。我们需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它将增加给予而非减少给予；它使人们生活丰富又免受威胁；在此世界中，人们可以参与、可以享受并可以创造。目前的生活方式上的限制恰恰应成为我们的机遇。

6. 通过将已恶化的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恢复到它们最为理想的生态容纳状态来超越可持续性。环境保护主义的肮脏秘密是，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可持续发展这回事。虽然我们的生存空间能持续数千年，但我们实际上却不可能确定某一鱼种、某块土地、实际的森林能持续多久。或许我们对资源的消耗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地球上现存资源尚能维持我们人类40年。因此，任何可行的经济发展方案都应努力延长资源使用的期限，并要积极致力于恢复已遭破坏及恶化的环境系统。当然，恢复工作远比计算可持续期限更有紧迫性。

7. 量入为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也应同自然界一样行事，在太阳和植物的能量的自然消长循环范围内生存。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冬季里就得忍受饥寒，而是意味着重新设计所有的工业、居住以及交通体系，从而使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顺畅地取之于地球又回归于地球。

8. 快乐而充实，力求结果美好。政府、企业以及环境组织并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的到来只会是亿万个积极参与者的日常行为的积累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掠夺性，而我赞成的观点是，人是其文化的产物，而且那种快速又巨大的文化转变是鲜少发生的。一项好的设计会使人类摆脱与荒诞的破坏性行为的神经质关系，

从而使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变得更加现实和持久。创造美的愿望是一种尚未开发的动力，它不仅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商业。

第4、5章以及第9至11章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法。当你阅读时，不妨将自己设想成为一个计划制定者，正在重新塑造一个商业活动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世界。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在其中工作又会如何？是什么阻止我们正确行事？我们该如何改变或扫除那些障碍？

当你回答以上问题时，请记住以下这一关键：我们人类的命运是与所有其他各种生命活动休戚相关的，能否尊重这个原则是改变企业性质的首要挑战。

目录

前言 / 1

- 1 莫大的嘲讽 / 1
- 2 出生之死 / 18
- 3 废物的产生 / 35
- 4 停车场和傻瓜 / 53
- 5 庇古的解决办法 / 69
- 6 所谓规模 / 85
- 7 私人生活和公司权利 / 98
- 8 当道德不成为道德时 / 115
- 9 微不足道的机会 / 129
- 10 恢复监护人 / 151
- 11 大马哈鱼和绿色费 / 165
- 12 未来不可估量的馈赠 / 187

译后记 / 207

1 莫大的嘲讽

我开始认识到，美国和其他工业化西方国家并不懂企业究竟是什么，因而也不知道企业将如何发展。鉴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作为地球上差不多所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信条，现在基本上已毋庸置疑，这话听上去也许有点奇怪，但我坚信它是正确的。虽然我们有众多的管理学院，虽然有关企业的著述已有成千上万本，虽然无数的经济学家都在为平衡总量为 21 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而忙活着，虽然（或者说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对企业的理解，即健康商业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该种商业在整个社会中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却仍然停留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

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也不应该只是赚钱。它也不该仅仅只是一个制造物品和出售物品的系统。企业的出路在于通过服务、富有创造性的发明和高尚的道德伦理来为人类普遍造福。赚钱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是我们这个错综复杂、日见衰落的社会的一种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追求。我们已经走到工业文明中一个动荡不安、影响深远的转折点。有象征意义的是，有史以来第二只取得“专利”的动物将是一只没有免疫系统的老鼠，它将被用于研究未来的各种疾病，以及工业化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将禁止母乳，如果它以罐装出售。母乳中的其他物质，以及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物质，实际上就是工业造成的——它的副产品、废物和毒素。这样的事实导致一个必然的结论：企业人士要么致力于把商业改造成一项可恢复生态环境健康的事业，要么就将社会推向

坟墓。

我相信企业已经处在这样一场变革的边缘，一场由不容再被无视其存在和抛弃在一边的社会力量和生物力量引起的巨变。这场巨变将会如此彻底，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在未来的几十年后的企业身上将看不到一点点今天的商业机构的影子。我们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惊人的不同的经济，一种在恢复生态系统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带来革新、繁荣、有意义的工作和真正的安全感的经济。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无视现存经济的演变势头和潜力，那么商业就将继续处于一种无序的和不断调整的状态。这倒不是因为经济萧条在世界范围内已太严重和太持久，而是因为社会和自然界衰败的速度之快速，与企业真正从根本意义上实行变革改造的速度之缓慢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所处的动荡转变时期或许可以看做一个系统蜕壳的过程，它标志着商业为适应新时期而进行的首次尝试。许多商界、政界和新闻界的人并没能觉察到这种进化的脚步，而那些真的认识到的人却加以反对。阻挠变革的是一些想继续在世界各地滥伐森林和建造燃煤发电厂的公司；把储存或倾倒几十亿吨的废物似是而非地看成应对将来的一种战略的公司；把世界想象成一群可以用化学原料维持的工业化农场的公司。他们可能会减慢进化的进程，使进化变得更加艰难，但是他们却无法使进化的脚步停住。与日落效应一样，工业经济的辉煌有可能掩盖住它的各种选择机会和种种可能性即将从地平线消失的事实。一组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生物力量预示着我们自己可能遭到毁灭。再也不能无视这些力量或对它们置之不理了。

这本书的标题《商业生态学》在今天读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这正说明了地球的生存方式和我们的商业活动方式之间的差异之大。通常，我们把生态和商业看成是不可兼得的。尽管现行的许多环境政策都试图在商业需要和环境需要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但常识告诉我们，只有惟一一种关键的平衡和一组需要存在，即生命力量之间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本书设想并描绘的可恢复型经济尊重这一事实。

它使生态和商业统一为一种模仿并强化自然过程的可持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司文化，即承认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时一起服务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服务于他人也受制于他人，服务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也受制于我们的日常行为。

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我们是否认识到企业和一个健康的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并不显得那么紧迫，因为在那时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毁掉了北美洲97%的原始森林；我们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每天从地下汲出的地下水要比降雨补充的多出200多亿加仑；位于北美大平原下面的地下河欧噶拉拉河原本比地球上任何的淡水水体都要大，但按照目前的抽水速度，30到40年内欧噶拉拉河将干涸；每年全球丧失250亿吨肥沃的表层土壤，相当于澳大利亚所有麦田的表层土壤。在遭受这些重大损失的同时，世界人口却在以每年9000万的速度增长。很明显，我们的企业行为正在毁灭着地球上的生命。按照公司目前的做法，没有任何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旷野或一种本土文化将在全球市场经济活动中生存下来。我们知道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自然系统都在解体。无论土地、水、空气或海洋都已发生功能性的变化，从养育生命的系统变为堆放废物的仓库。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企业正在毁灭这个世界。

在任职于好几个环境组织的董事会之后，我原以为自己很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和程度。但是，当我准备写这本书，并浏览了这一领域的许多最新资料后，我发现越是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就越是让人感到不安。环境恶化的速度与范围比我以前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种情况就像标准的幻象一样，读者眼前是一片杂乱的网点，只有从远处看时，才能看到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

我所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样的一个点，其本身虽不是毫无意义的，但却只是全幅图画的部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任何传媒描述的都要严重。我渐渐地能够理解一位流行病学家绝望的心情了。她在审视了这一领域的工作情况并召开了一个研究氯化化合物对胚胎发育的影

响的会议之后，悄悄地伤心了 6 个月。那次会议的结果比任何一个与会者预期的都要糟糕：世界上每个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免疫系统可能将很快因存在于我们的食物、空气和水中的作用持久的毒素而受到无法挽回的不利影响。

1992 年《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青蛙的沉默》的文章，报告了一个更为细微的但同样令人不安的新情况。在一个有关爬行动物学(研究两栖动物和爬虫)的国际会议上，尽管 1300 名与会者提交了成百上千份正式的专业论文，却没有一篇论文关注到整体的情况。在大会的走廊上、在买午餐的队伍中，大家非正式地拼凑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青蛙正从地球表面莫名其妙地迅速消失。更令人不安的是，青蛙数量不仅在存在已知的工业毒素的地区，而且在食物充足、没有发现任何污染源的原始荒野也急剧下降。这种死亡的含义决不仅仅限于青蛙。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与鱼类、鸟类和野生生物的内分泌系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内分泌系统是一个古老的系统。如果说在动物王国的低级层次上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在衰退和崩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同样也将难逃厄运。我们所以迄今还没有经历与其他物种同样的那种崩溃，是因为我们孕育和繁殖的速度相对较慢。在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生物层次上，坏消息传得慢些，但总会来到。换句话说，某种不祥的、异乎寻常的现象可能正在全球，在生物发展的各个层次上发生。这样一种本质上的衰退，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识，而我们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努力还未能注意到。

从这个角度看来，回收公司自助餐厅里的铝罐和礼仪性的植树活动都只是杯水车薪。尽管回归和植树都是不错的、很有必要的，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都还远远不够。如果世界上的生命系统持续衰落，那么企业本身还怎么维持得下去呢？攫取日益减少的资源目的是为了创造资本，为更多地消费那些正日益减少的同样的资源提供资金，这岂不是很荒谬吗？如果我们的商业体系与自然教给我们的每一样法则都背道而驰，那我们还怎么敢去设想未来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建设性地改变与环境关系的努力已经遭到挫折，主要是因为企业从其设计开始就不适应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企业经营就是将可能付诸实践，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发达和智慧，但是它却不是一门科学。企业经济学许多方面是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从根本上说，缺少任何把它与一些基本和关键的概念如进化、生物多样性、承载力、大众的健康联系起来的指导方针。企业设计的目标是打破限制，而不是尊重限制，特别是当生态极限的限制并不总是以死河、出生缺陷等那么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在更为微妙的关系和细节上时，更是如此。

过去的100年里，兴办企业的浪潮席卷全世界，企业开发、采掘、提炼和加工储备了千万年的财富和资源。这股商业大潮使首都、统治阶级的家庭、强大的政府和公司精英富裕起来。因此，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文化，认为所有的资源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都可以通过开发、发明创造、大量融资和增长（永远都是增长）来解决。几个世纪以来，企业一直能够声称，它是“发掘宇宙中尚未被发现的财富分配给民众的组织关键”。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分配目前的财富，而是盗窃未来的财富去富裕一个正在为自己的“好运”苦恼的社会。尽管民主资本主义仍然在宣扬人类及其前景的一派富足和乐观的前景，但它也同时保留了以与战争一样的破坏性否定这种前景的手段。

用掠夺和杀戮使一个物种灭绝是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不管所得到的是皮革、羽毛、毛皮还是兽角。我们将怎样解释鸣鸟、青蛙、萤火虫、野花的消失以及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其他物种将在我们有生之年灭绝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和自大呢？我们又如何向我们的孩子们解释，我们明明知道他们的免疫系统将与生俱来受到损害，却仍无所作为呢？企业界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正视自己，考虑是不是该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呢？

为了一时的物质自由，我们曾向自然界大肆掠夺资源，现在我们必

须大量地归还这些资源，并接受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固有的限制和约束。只有这样，商业行为才将不再是强取豪夺，才将有可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完成自身的转变，它就必须彻底承认，记录企业最为辉煌灿烂的成功纪念碑投下的阴影最为黑暗。无论企业曾经代表过怎样无限的机会，无论公司的成功曾带给我们怎样的光荣与梦想，现在是承认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企业该结束的时候了。它结束了，因为它轻率地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没有尊重那些将自己的呼吸、皮肤和心灵与地球的呼吸、皮肤和心灵紧紧相连的千姿百态的生命。

从最早用硬币交换谷物起，虽然商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公司资本主义的权力与影响力的增加之大，使过去任何形式的国际强权相形见绌。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无论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大英帝国还是其他任何帝国，有过当代跨国公司那么大的影响范围。这些公司在寻求市场、销路、资产和利润的过程中，跨越国界、文化和政府实属轻而易举。人类的能力和创造力从未如此集中。

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那么它同时也生产了物质，并且其数目之大就是在两代人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奉者认为，既然经商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充裕的物质，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遗余力。实施这种经营策略的关键是政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保守观点主张对商业不施加任何阻碍。虽然可能会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但是随着企业潜能的更充分发挥，环境、穷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最终都将从中获益。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世界新秩序当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把自己标榜成“尘世的救世主”，这与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对资本主义的推崇如出一辙：“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像民主资本主义那样彻底地改变人们对生活的一般期望：它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使得消灭贫穷和饥饿成为可能，扩大了人类的选择范围。”这种企业观最近得到了共和党政府的热烈欢迎，因为在诺瓦

克的话中他们找到了对于共和党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的许多政策的完全肯定。

借自由市场的神圣来证明目前的企业行为是合理的、建设性的，以及用它来反驳违反生态的指控，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不诚实的。历史上由于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能够让社会预知工业主义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一直都对工业的失算采取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100年以前，工业城市笼罩在厚厚的灰尘当中，阵阵浓烟遮天蔽日，居民疾病缠身，工人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惨无人道，很多人都因此送了命。工业废物处理也是同样如此。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代价。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只是少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它的社会危害和环境危害，则是在好几十年之后了。今天，企业人士很愿意承认这一革命的早期弊端。但是，他们并不完全和真正承认，企业目前的行为正在延续着更加危险的错误。让人不得安宁的谎言就令人不安地隐藏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制里，它对人尽皆知的事实矢口否认，同时却继续破坏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身体。企业经济学家满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什么现代公司的运作，它与金融市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根据贴现后的现金流量估算其拥有的财产，以及全球竞争力优势的动态变化等等。这些话语和方程式向我们承诺希望，但它们并不能解释——更谈不上合理证明——物种的加速灭绝，人类健康的恶化，当代工人的压力与苦恼，我们的空气、水和森林的消失。简而言之，他们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后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借口呢？我们为什么要交给企业一张空白支票，免除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呢？一个原因也许是我们与那次传染病会议的参加者一样，对事态只有些零碎的认识，也没有走道和餐厅能让我们聚在一起，为日积月累造成的破坏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再则，它们的行为又是得到保护的——恐怕不得不保护——因为我们大多数数人以此为生。即使是正在走下坡路的通用汽车仍然雇用了将近60万人。像美国商店这样的超市连锁店雇用了20万甚至更多的人。